

无缘无故的恨



南方周末文丛之文化馆

《南方周末》
马莉 编选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缘无故的恨: 文化馆 / 南方周末编著. --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1.11
(南方周末文丛)

ISBN 978-7-5391-7073-2

I. ①无… II. ①南…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30262号

无缘无故的恨

《南方周末》 编

策 划 张 明

责任编辑 文 欢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00×1000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70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7073-2

定 价 38.00元

赣版权登字—04—2011—673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0791-6524997

序 那些渐行渐远的名字

马 莉

大约15年前，我编过一本“芳草地”的结集，并写过一个序，一晃，又一个15年将要过去了，再次把芳草地结集，我心中有一种难言的感慨，不是感慨时间过得真快，而是感慨，我当年的那一批老作家，与我一起走过了20年的“芳草地”的老人，现在大多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是冯亦代、张中行、萧乾、梅志、绿原、蓝翎、端木蕻良、何满子、公刘、牧惠、许洁泯、李士非、陈荒煤、李佩芝、吴方……编辑这本集子时，重新看到他们的名字，再次阅读他们的文章，回想起当年在电话中向他们约稿的情形，他们的音容笑貌，一下子浮现在眼前。我的眼睛有些湿润。

这些都是当年我责编的“芳草地”版面的老作家，那时他们还不老，而我，还年轻，他们对我，对我编辑的这块小小的“语言的家园”，倍加呵护，有求必应。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支撑起了我这个随笔版面上空的一片蓝天，我至今感恩这些老作家，没有他们，我是编不好我的版面的，没有这样一群好的作家，我们的报纸是办不成的。在这里，让我向他们深深地鞠躬。

要说的话很多，就此打住罢，诗人聂鲁达有句诗：“我喜欢你是寂静的，好像你已远去。”如今我离开我的编辑岗位，而他们，确实已越走越远，那些我曾经熟悉的身影，正静静地睡在我耕耘过的，不，是我们一起耕耘过的清香的芳草地上。

我忍不住找回我15年前写的序言，也放在这里，如此，对“芳草地”的叙说显然就完整了——

“收集在这里的散文随笔，大部分是《芳草地》版1995年所发表的作

品精选。回想起来，编《芳草地》已是第5个年头了，我大致算了一下，5年，大约270期吧，也就是200多万字吧，这个数字饶有意味：5年，是半个世纪的十分之一，在时间的历史长河中它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对于一个有限的生命而言，它却不仅仅是短暂的一瞬了。

对于我而言，作为一个编辑，其责任不仅仅是编出令个人喜欢的好稿，也不仅仅是编出令读者喜欢的好稿，做到这一点其实不难，但远远不够。对于我而言，做到这一点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个不思考的懒汉编辑。一直以来，我始终抱着这样的信念——阅读的信念，面对着当代那么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我有什么理由不阅读他们呢？

阅读他们，倾听他们，不同的面孔，不同的灵魂和不同的心态。有悲壮和崇高，有正义和痛苦，有爱以及恨……一些博大，一些精深，一些纤细，一些拙朴，那些跳动着的心！

我很骄傲我能站在本世纪末这样一个很适合我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这个时代的场面和人物，这个时代的精神和气质。

我想这将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时代吧。因为毕竟，这个时代保留了它应该保留的东西，譬如正义和伟大，譬如同情和关怀……譬如，这样的一本书。

尽管只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但，这还不够吗？

在这个世纪之末的黑暗之夜，我的朋友问我：我们还阅读什么呢？

是啊，这也正是我思考的问题。

到处是灯红酒绿和五彩缤纷，到处是嘈杂和热闹的声音，到处是虚幻和伪装。我想，面对这一切，阅读就成为我们生存和谨慎选择生存的第一需要了。

如果说，仅仅是阅读这些优秀的篇章，那么5年，我已是阅读了200多万字了。这个数字当然不多，但，也不算少。

面对这些优秀的篇章，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结集成册出版，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也能够像我们一样，满怀着热爱的心情去阅读和欣赏呢？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未来的人们认识和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风貌呢？

我们没有理由，我们也似乎没有别的选择。”

2011年11月5日于宋庄

目 录

001-070 ▾

纸上生活

《你是我永远的表达》序·····	马 莉	002
词语：以血代墨·····	林 白	004
从林白的一封信谈起·····	陈思和	006
家邻香港·····	胡经之	008
进山东（上）·····	贾平凹	011
进山东（下）·····	贾平凹	014
奇人奇画·····	张抗抗	017
书生不存钱·····	朱健国	019
水母联想·····	端木蕻良	021
尾巴的功能·····	冯骥才	023
无缘无故的恨·····	鄢烈山	025
学与术·····	张世昌	027
雅兴·····	方 方	028
纸上生活·····	斯 妤	030
房间的第四维·····	吴 亮	032
逛书摊·····	李国文	034
静默誓·····	艾晓明	036
流泪·····	张晓然	038
蝎子与青蛙·····	费 勇	040
雪人·····	肖复兴	042
坐巴士回家·····	吴 亮	044
记五块藏石·····	贾平凹	046
街灯·····	夏智定（香港）	048

鹭峰鹦鹉·····	张抗抗	050
霉干菜·····	陈绍龙	053
一支铅笔·····	陈宝林	055
救心电话·····	刘心武	057
临终关怀·····	华 田	059
敲门·····	贾平凹	061
生者·····	华 田	064
雪·····	柳 萌	065
雪·····	马 莉	067
塔吊·····	王燕生	069

071—189 ▼

二

风雨故人

阳台上的遗憾·····	韩少功	072
痕迹·····	费 勇	075
城市与山·····	南 帆	077
城市的标识·····	张抗抗	079
城市的情绪·····	柳 萌	082
没有重逢的重逢·····	耿占春	084
尼姑庵里的学堂·····	丘 峰	086
风雨故人·····	陈平原	088
不配怀旧·····	北野秀树	090
怀念泥土·····	王俊义	093
水碓·····	谢鲁渤	096
生与死浇铸的雕像·····	叶 楠	089
微雨瘦西湖·····	忆明珠	101
祝福你，森林·····	许 淇	103
龙柏树·····	贾平凹	105
昆明寻梦·····	李 辉	107
一首诗的故乡·····	牛 汉	110
慧园小记·····	肖复兴	113

烟水迷离话南京·····	王 干	116
李贽故居·····	谢鲁渤	118
白洋淀话梦·····	梅绍静	120
海口一酒家·····	姜德明	122
徽州徽州，欲说又休·····	李 辉	124
我们村的武侯祠·····	马斗全	126
海是摇晃的·····	老 熊	128
骊山行·····	陈嘉映	130
真正的纤夫·····	梅 志	132
黄河之水·····	赵丽宏	134
保护九寨沟·····	赵大年	136
北京的果篮·····	赵大年	138
秋天的感应·····	柳 萌	140
胡同和国画·····	赵丽宏	142
记前纱络胡同·····	冯亦代	145
微缩景观观感·····	蓝 翎	147
这里原有一座花园·····	邓友梅	149
古老的公厕·····	张永枚	151
细雨与风沙		
——感觉中的上海与北京·····	郑逸文	153
从挤车说到上海不是家·····	周国平	155
上海的法兰西风情·····	白 桦	157
上海的西餐·····	陈思和	160
掠上海·····	马玉琛	163
一个车厢里的多重世界·····	白 桦	165
住在汽车间里的人·····	蔡 翔	167
那路边的住宅·····	考萍萍	169
枫丹白露·····	晓 冰	172
香港的山·····	紫 紫（香港）	174
雪·····	牧 天	176
吉庆围铁门纪事·····	霍 达	178
寻访“太平公局”·····	霍 达	180

雪·····	晓 冰	183
一水之隔·····	晓 凡	185
在维也纳寻找贝多芬·····	白 桦	188

191—273 ▼

古战场的守护人		
——俄罗斯心灵漫步之一·····	余 杰	192
医生的眼光		
——俄罗斯心灵漫步之二·····	余 杰	195
冰冻的岁月		
——俄罗斯心灵漫步之三·····	余 杰	198
精神大力士·····	舒 展	201
我的朋友普希金		
——纪念普希金逝世200周年 ·····	邵燕祥	204
心灵的维度·····	余 杰	206
永远的普希金·····	余 杰	209
重读艾特玛托夫·····	公 明	212
荷花小鸟·····	陈善璵	214
话说西施·····	黄 裳	216
漂泊的诗意·····	李 辉	219
武则天的无字碑·····	摩 罗	221
毕加索最后的自画像·····	牛 汉	223
醇酒·····	高 光	225
睹物思人·····	张中行	227
风雨亭下·····	林 非	230
感受大地的心跳·····	孙昕晨	232
光芒·····	荒 林	235
怀姜天民·····	聂鑫森	238
怀念克异·····	李士非	240
马晋三先生·····	李士非	243

世纪的告别·····	丁 东	246
思想者永不寂寞		
——眺望远景之一·····	李 辉	249
肃霜当笑·····	黄宗江	252
杨荫榆之死·····	何 苦	254
一段往事·····	沧海客	257
志摩的墓·····	刘绪源	259
荒煤“挖煤”·····	林 非	261
关于《荒煤“挖煤”》的信·····	陈荒煤	263
林晨先生·····	姜德明	267
想起了梁思成·····	徐怀谦	269
致聂华苓·····	茹志鹃	271

275—372 ▼

四

地下的灯光

“对点子”·····	李士非	276
“红粉知己”·····	陈开民	278
丰都码头·····	林 非	281
害怕看见耍猴人		
——生存景观之一·····	邱华栋	283
磨刀人的吼声·····	梅 志	285
娜塔莎·····	陈开民	287
朋友之死·····	庞 培	290
人格的力量无法抗拒		
——有些人总也难忘之四·····	方 方	292
萨如拉		
——胡四台记事之二·····	鲍尔吉·原野	295
她们·····	庞 培	297
为什么你的脸上满是忧伤		
——有些人总也难忘之一·····	方 方	299
吻情·····	周 熠	302

乡村鼓手·····	庞 培	304
修伞人之诗		
——物质生活之二·····	庞 培	306
“阿米巴”先生·····	舒 黔	308
哀哉，吴延嘉！·····	刘志琴	310
地下的灯光·····	林 非	313
恩师·····	叶兆言	315
关于戴厚英·····	钱谷融	317
江嫂·····	张 蓉	320
清明，落花中的细雨·····	白 桦	322
勿忘我·····	洁 泯	325
虾老板·····	张晓然	327
一代伟人和一代学人·····	朱铁志	329
走好，小波！·····	文 能	332
捕鸡者说·····	梁小斌	334
永远的水红色·····	金 雁	336
知青船·····	万 刚	338
怀念乌鸦·····	潘大林	341
峨眉的宠物·····	李佩芝	343
鸟趣·····	李存修	345
猫话·····	王 蒙	347
访问一只蝴蝶·····	海 男	350
金鱼苗之死·····	绍 六	352
鸟与人·····	伊 甸	354
集邮旧事·····	艾晓明	356
厕所瓦脊上的鸽子·····	柯 平	358
我喜欢麻雀·····	阿 红	360
卖蛎蛎儿·····	陈开民	362
猫·····	无名氏	365
鹰与鸡·····	梅 志	367
风雨之前·····	于 坚	369
小羊羔·····	鲍尔吉·原野	371

一

纸上生活



《你是我永远的表达》序

马 莉

收入本集的这些散文随笔，大部分是《芳草地》版1995年所发表的作品精选。回想起来，编《芳草地》已是第5个年头了，我大致算了一下，5年，大约270期吧，也就是200多万字吧，这个数字饶有意味：5年，是半个世纪的10分之一，在时间的历史长河中它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对于一个有限的生命而言，它却不仅仅是短暂的一瞬了。

对于我而言，作为一个编辑，其责任不仅仅是编出令个人喜欢的好稿，也不仅仅是编出令读者喜欢的好稿，做到这一点其实不难，但远远不够。对于我而言，做到这一点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个不思考的懒汉编辑。一直以来，我始终抱着这样的信念——阅读的信念，面对着当代那么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我有什么理由不阅读他们呢？

阅读他们，倾听他们，不同的面孔，不同的灵魂和不同的心态。有悲壮和崇高，有正义和痛苦，有爱以及恨……一些博大，一些精深，一些纤细，一些拙朴，那些跳动着的！

我很骄傲我能站在20世纪末这样一个很适合我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这个时代的场面和人物，这个时代的精神和气质。

我想这将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时代吧。因为毕竟，这个时代保留了它应该

保留的东西，譬如正义和伟大，譬如同情和关怀……譬如，这样的一本书。

尽管只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但，这还不够吗？

在这个世纪之末的黑暗之夜，我的朋友问我：我们还阅读什么呢？

是啊，这也正是我思考的问题。

到处是灯红酒绿和五彩缤纷，到处是嘈杂和热闹的声音，到处是虚幻和伪装。我想，面对这一切，阅读就成为我们生存和谨慎选择生存的第一需要了。

如果说，仅仅是阅读这些优秀的篇章，那么5年，我已是阅读了200多万字了。这个数字当然不多，但，也不算少。

面对这些优秀的篇章，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结集成册出版，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也能够像我们一样，满怀着热爱的心情去阅读和欣赏呢？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未来的人们认识和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风貌呢？

是的，我们没有理由，我们也似乎没有别的选择。

词语：以血代墨

林 白

以血代墨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词，如果我们不是首先由此想到残缺、压抑、呐喊、眼泪这样一些过程与事物，我们至少会想到“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这句至理名言。好在这句话已经成为了与艺术的本质有关的语录得以畅行，这使以血代墨在它的衬托下显得不那么叛逆和充满破坏性。

以血代墨被认为是女性写作最重要的特质，最早由美国女性主义诗人里安所提出。我在我的朋友徐小斌的笔谈中看到了这个词，它因为与女性联系在一起使我倍感震撼，在它闪电般的光芒中我看到男女两种人无所不在的区别。男人和女人由不同的血液所构成，有不同的流向与温度，使它对这个世界感受也各不相同。这种不同在阳光下和空气中，几千年凝固不动。据说90年代的景观之一就是女人的嗓门越来越大，快要变得跟男人一样大了，这些声音由细小变得粗砺，一点也没有以前的优美流畅，它们从窃窃私语的房间来到蓝天之下，迈着一一种特别的步伐。

就是这样。

有什么比这更高贵的呢？犹如大海遮盖海浪，月光笼罩冰山。女性的声音既是血液又是风，它的意义同风一样广阔，既通向光明又通往神秘的道

路，既像静默那样进入心的最深处，又像轰鸣那样直接震荡我们的皮肤。以血代墨，这同时是心灵与皮肤给予我们的启示。

它们将到达怎样的倾听者那里呢？

从林白的一封信谈起

陈思和

我原先以为文学批评只有与权力相结合才可能构成对作家的威胁，而今天的批评工作者正努力摆脱这种阴影，使批评成为一种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声音。其实这种声音在社会改革的宏大音响中相当微弱，几乎不产生任何作用，不过是证明社会还能宽容这样一种声音，以致使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任何一元都能存在，如此而已。

但是，我终于发现是我错了。有些批评在社会上的潜在威力，原不似我想的那么简单。过去那些金棍子木棍子式的批评家现在是久违了，但他们只是也变得聪明了，有时候不需写什么文章，只要一个模模糊糊的流言，就会莫名其妙的正常出版或者发表，更不要说有时批评文章或者报道文摘所产生的舆论导向。最近我读到作家林白在致《中华读书报》编辑萧夏林的一封信里所说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我并没有读过《中华读书报》上发表的《女性文学及其他》一文，但我似乎听到过有关这个故事的流言，说是北大有位教授在做关于女性文学的学术报告时，说到林白的小说《一个人的战争》，当然是持肯定态度的，不料有位读者当场提问，说如果你有个18岁的女儿，你觉得是否应该给她看这本小说，据说那位教授想了想，还是不宜让女儿看。大约那篇批评林白小说的文章是从这个流言引申开去，谈到当前